



梦断金戈

《穹庐传》第二部

姜兆文

吉林人民出版社



2 039 1289 1

梦断金戈

《穹庐传》第二部

姜兆文

吉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长篇小说《穹庐传》的第二部。内容紧承上部《王爷的末日》。继续以格力图尔和科尔丹少爷两个主人公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中心，在更加宏阔的背景下和更广阔的地域上，展开了二十世纪初哲里木盟蒙古族各种人物以及盛京（今沈阳）、宽城子（今长春）的满清将军、沙俄侵略者、义和团将士等各种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几个主要人物都历尽了死里逃生，颠沛流离，孽海苦乐，人间荣辱。格力图尔在义军失败后走过了一条苦难的道路，思想逐渐成熟起来；科尔丹在胜利的欢欣后，终被逐出王府，家破人亡，离开故土。其他人物也或有最后的归宿，或有一个新的前途。

作者继续发挥其在结构故事上的多线索的铺陈、网状发展的特点，使故事情节起伏相因，连峰迭浪，时而星移斗转，物是人非；时而刀光剑影，惊心动魄；时而细流潺潺，柳暗花明；时而大河奔涌，风雨骤至。读来莫测高深，引人入胜。

梦 断 金 戈

姜 兆 文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8.75印张 9插页 436,000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600册

统一书号：10091·943 定价：精装：3.15元
平装：2.20元

主要人物表

格力图尔：哲里木盟牧民起义军的副统帅，后曾为盛京新军哨官。

额勒瓦奇尔：哲里木盟牧民起义军统帅。后被博克拿多处斩。

乌日娜金：哲里木盟牧民起义军的女营统领。格力图尔的恋人。

奈曼乌勒：哲里木盟牧民起义的统领。

索伦扎鲁：哲里木盟牧民起义军的统领。后成为沙俄及日本间谍。

江 风：哲里木盟牧民起义军参事。

道 尔 吉：哲里木盟牧民起义军护卫营副统领。索伦扎鲁出卖义军的同伙。

松 和 拉：格力图尔的传令兵。死于索伦扎鲁之手。

巴 兰 森 格：原名班卡。乌日娜金的母亲。哲里木盟著名女盗魁，后成为东辽河义和团首领。

王 绍 祖：巴兰森格的义子，义和团首领，曾成为哲里木盟牧民起义军侦察队长。

巴音赛克图：义和团成员之一。格力图尔的朋友。

科 尔 丹：哲里木盟代理盟长。镇压起义的组织者。后被博

克拿多逐出王府。

斯 琴：科尔丹的母亲。

哈 森：科尔丹的妻子。与斯琴同死于博克拿多之手。

库 玛：科尔丹的驭手、侍从。

曼 都 拉：热河都统处副都统。清廷“剿逆”军统帅。

王 世 祺：王绍祖的父亲，盛京西三营管带。协同科尔丹镇压牧民起义后，飞黄腾达。

增 祺：盛京将军。

吴 隆 义：奉天提法史。死于赘婿王世祺之手。

敖 尔 敦：格力图尔的舅父，曾任喀刺沁旗协理。

业 喜 海 顺：色旺诺尔布桑保的儿子，图什业图王府的末代王爷。

博 克 拿 多：哲里木盟协理台吉。

索拉吉辽夫：沙俄驻华使馆商务参赞，东三省沙俄间谍头子。

维 连 斯 基：华俄道胜银行吉林分行副总经理，后兼沙俄侵略军军需官。

卡 西 诺 夫：沙俄护路军哥萨克上尉。

奥 古 洛 夫：卡西诺夫的翻译官。

乔本三太郎：日本间谍。公开身份是珠宝商。索伦扎鲁的合股人。

公元一千九百年（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下旬一个酷热的中午，乌珠穆沁东边古老的驿路上，出现一支由八个人和三十只骆驼组成的商队，无声无息地迟缓地向东行进着。被烈日烧黄的天空和烤焦的草野，铺满厚厚一层尘埃的滚烫的驿路，都一动不动地沉寂着。好象一切生命都已在可怕的酷热中完结，唯有这支可怜的商队仍在做着毫无希望的挣扎。

当然，一切自然的力量是不可能把人类顽强的生命力量整个地夺走的，但就我们看到的这支商队来说，能活到眼下这个时候，也实在不容易。他们原以为，夏末踏上归途，天气一定会凉爽宜人。哪里料得到，当他们从西乌珠穆沁启程取道哲里木盟向洮南进发的时候，老天爷突然逞起威风，把大地烧成了一个密封的火罐。这就给这支倒霉的商队带来了一个接一个的灾难。十只骆驼倒毙了，三个患了热病的脚夫做了他乡之鬼。他们曾为了跪下去就死活不再起来的驼队，急得哭天号地。他们也曾为了追逐魔鬼幻化出的溪流和庙宇，在广袤的沙碛里迷失了路径。只要看一看终于又走上驿路的商队的幸存部分；看一看那倒下的驼峰，变了形的驼蹄；看一看坐在驼峰间无精打

采、摇摇欲坠的两个俄国商人，看一看六个牵着骆驼、似乎由于外力的牵引才机械地迈动双腿的赤足汉，就能想象得出，他们经历过怎样艰难的行程。

这一切终于即将过去了。因为坐在驼峰间的卢敏采夫，透过炙热的蒸腾的黄雾，看见了图什业图王府时隐时现的闪光的琉璃瓦顶。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呆板的挂满灰尘的脸上，多少显露出尚未消耗殆尽的生命的痕迹。他慢慢回过头，想把这一喜讯告诉他那些昏然欲仆的同伴，以便使这个奄奄一息的狼狽队伍振奋起来。他估计，他们离图什业图王府至多有四十里，如果加一把劲儿，当天夜里就能赶到。他相信，只要提到索拉吉辽夫的名字，肯定会受到博克拿多协理的热情款待。但似乎已经干透了的喉咙，未能把他的思想变成声音，干裂的几乎失去知觉的厚嘴唇企图在嘴角扯出一个可见的微笑，也未能做到，只是令人难以觉察地微微翕动了两下，便又将异常沉重的戴着宽沿凉帽的头，深深垂到胸前。不过，那王府辉煌建筑的瓦顶，毕竟具有绝处逢生的诱惑力，使他疲惫的半僵的躯壳里那颗尚在跳动的心，变得兴奋起来。刹那间，一百天来的种种险遇和不幸，又在如梦如烟的记忆里清晰和生动起来。同时，他看见了普救众生的耶稣头顶的圣光。他的心里不再痛骂让他把商队的足迹扩展到西乌珠穆沁的飞黄腾达的索拉吉辽夫，而是无数次地画着十字，默默地祷告道：“伟大的主啊，我终于感到了你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力。你象从饿狼口中夺回了羔羊、象从漩涡里拉起了溺水者一样，使我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我要永远赞颂你的大慈大悲……请不要抛弃我们这些有罪的生灵吧，保佑我们在这最后一段路上不再出现魔障，别让我们碰上比妖怪更可怕一百倍的蓝眼大盗吧……”这个运气不佳的俄国商人祷告到这里，心里陡然一阵颤栗，眼睛恐怖地大睁开来，

脸上的皱纹也象回光返照一样，一下子减退了不少。他过去听人传说过，有一支象魔鬼一样的强盗队伍，活动在哲里木盟境内，在山林里有几处无人敢问津的秘密巢穴，为首的是一个叫巴兰森格的女强盗。索拉吉辽夫曾亲眼目睹这个女盗魁削去博克拿多的一只耳朵。现在他们专门打劫商队，凶狠异常，落到他们手里的俄国人，能生还者实在寥寥。据说，这些骑马持刀的强盗，都一律长着蓝色的大胡子，因此被称为蓝髯贼，传来传去，竟成了蓝眼贼了。如果这个只剩下几口残喘的商队遇上了蓝髯贼，不要说抵抗，连逃跑的力量也不会有了，只能乖乖地任其宰割。但这个坐在驼峰间的商队主人，在过去的一段长途跋涉里，由于在种种艰险中挣扎以及和不幸的命运苦斗，从未想到过这支强盗队伍。现在，当地狱一样的沙碛已远远落在身后，富丽堂皇的图什业图王府和繁华的洮南府都近在眼前，终于可以舒一口气的时候，他就不能不想到那些入耳惊心的传闻了。

“但愿这四十里的行程平安无事。”卢敏采夫在心里一边无声地自言自语，一边胆战心惊地巡视着驿路两边逐渐多起来的灌木丛，生怕在那枯萎的枝叶间突然树起一排索命的利刃。但继而他又有些宽心了，想道，这样的热天，头发都会被烤焦，那些强盗不在窟穴和林木间乘凉睡大觉，反而会钻到闷死人的灌木丛里来遭罪吗？

正当这个倒霉的俄国商人找到自我安慰的理由，紧张的心理又放松下来，垂落下沉甸甸的眼皮，头颅抵到汗淋淋的胸口，变得昏然欲睡的时候，好象从天空中突然发出一声尖利的呼哨，霎时从驿路两边的灌木丛里飞出几十条壮汉，鼻子下面都兜着一块和帽子相连的蓝布，使人无法看清他们的面孔。说时迟，那时快，一眨眼工夫，三十只骆驼的头都离开各自的躯

体，滚落在驿路的滚烫滚烫的尘土上了。强盗们实指望会有一场厮杀，但商队的全体成员却象一摊泥一样瘫在路旁，没有任何反抗的举动和表示，甚至连眼睛都不想睁一睁，那样子好象在说：“这样躺着睡一觉真够舒服了。”不用说，强盗们满足了这八个人的愿望。八个人里，只有卢敏采夫在身首分离前看清了他的索命者，并且自我解嘲地矫正了自己的错误：“这群魔鬼都长着密密的蓝胡子，怎么说是什么蓝眼贼呢？正应该叫他们蓝髯怪才对……”只可惜，他无法把自己这个重要发现去告诉朋友和所有世人了。

一支满载而归的商队，就这样在离图什业图王府四十多里的驿路上消失了，昏黄的天空下，只剩下五十多个大汗淋漓的强盗。

只有感到自己是天地间真正的强者，那获得的胜利才有意义和值得炫耀。但这五十多个强盗却没有产生这样的自豪感，因为瘫卧在脚前的商队太好对付了，好象不是他们手里大刀的威力，而是商队自己倒毙的。他们感到缺少点儿什么，或者说是不过瘾。特别是，在他们即将离开家乡，跟随尊敬的首领远走辽河前夕的最后一次行动，竟这样毫无生气地草草结束，真是太不惬意，太遗憾了。所以，在首领到来之前，他们理所当然地要补充一场真正的厮杀。否则，将是对力量和尚武精神的可耻亵渎，甚至连脚前的商队财物也不能心安理得地运回营寨。

“过来！”一个人跳了个跨马蹲裆式，用刀尖点着对面的同伴，“一对一，干！”

立刻有人响应，纷纷跳到核心，两两相对，拉开了阵势。他们先是叉开腿在原地旋转着跺脚，踏起了一阵灰尘。然后，同时发出一声狂喊，大刀片交织到一起，发出欢快的叮叮咣咣

的响声。其他人，则围着拼斗的同伴，有节奏地踏着脚，呼着号，表示助兴和狂欢。如果从远处看，这里涌动的尘雾一定在表明正进行一场激烈的搏斗。这样的对打，虽说不至有人死去，却往往避免不了有人受伤。这次厮杀的结果，就有三个人被刀尖划破了皮肤，但却没有人指责对方，都哈哈大笑地拥抱着到一起。他们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

一阵奇特的狂欢结束了。他们估计首领也即将到来，便各自收好大刀，准备清理战场。正在这时，他们同时看到，在东边升起一带烟尘，并顺着驿路滚滚而来。他们确信，以这样速度顺着几无行人的荒凉驿路飞奔而来的人马，若不是王府的造反者队伍，就肯定是已不复存在的俄国商队的接应者。他们知道，自己的首领正是因为和造反者的统帅闹了别扭才准备远走他乡的，因此，也就成了敌人。

五十多个强盗立即亢奋起来，飞快地以头目为顶点，聚拢成一个锥形队伍，准备展开一场真正的搏斗了。

这一天对渴望厮杀流血的强盗们真是太不幸了。不仅天气的酷热使他们几乎失去本性，焦躁得想互相切开胸膛；而且碰到的商队竟没有一点儿抵抗能力，未费吹灰之力就完满解决；正兴奋地准备填补上一点生动的内容，而那烟尘，却在眼前涌动几下逐渐散去，显露出来的只是一辆马车。车上装着一个看样子很重的包裹。驾车人的身上全是尘土，脸上是尘土和汗水的混合物，几乎无法分辨出嘴和鼻子，他正用那黑亮的眼睛里闪出的惊愕神情，看着和自己相距咫尺的令人生畏的蒙面强盗。强盗们很快排成半月形把来人和马车紧紧围住了。

站在最前面的一个厉声问道：“喂！你是干什么的？”

“这你们看得出来——赶路的。”驾车人毫无惧色，大大方方地说道，并微微一笑，露出很好看的雪白的牙齿，“你们有人

会认识我。如果你们除去鼻子下面的蓝布块，我也会找出我的熟人。”

“你倒挺会饶舌！”第一个说话的小头目尖刻地冷笑道，“你可知道你今天遇到了什么人？”

“人？我好象碰到一群杀人越货的强盗。”

“哼！就算你说的对吧。那你一定会猜出我们怎么对付你！”

“当然猜得出。你们会闪到两边，请我继续赶路。”

“做梦！我们还从来没给人闪过路。碰到我，算你运气，你和那些商人一同赶路去吧！”

驾车人轻蔑地撇了一下嘴，讥笑地说：“那我可真够幸运了。可是你为什么不问问我谁？把你们首领请来，要不，痛痛快快地放我过去到山寨去找她。”

“好大的胆量！凭你这些话，你会被剁成肉酱！你的选择只有：躺下，或者跪下！说吧，怎么个死法？”

“躺下？跪下？哼！你想逞逞威风，你的武艺多高强啊！”

“闭住你这张臭嘴！我还没碰到过敢和我顶撞的人呢！我今天就要叫你知道，油腔滑调会有什么下场？来吧，驾起你的车，从我们的刀丛中钻过去！我要让你和你的马车都成为粉末！”

“你不怕这样有伤你们这群英雄的体面吗？”

小头目回头看了部下一眼，突然仰脸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停下后，他大声说道：“好！我们总算碰到了个不怕死的人。——接着！”说着把手里的大刀扔给驾车人，然后对身旁的一个人说道：“古斯克，你和他一对一干一下。”

“不，等一等。”驾车人掂了掂手中的大刀说道，“狮子怎么

能和狼斗^①？要凭我的力气，可以一下子斗你们五个，那又太伤你们的尊严了。我看，你们来两个吧。”

“好样的！——巴热勒^②，你也上！”

“一只狼，再加一只虎。这还有点儿意思。可你们干嘛闹得水泄不通？都散开，让出个空场，免得我的刀伤了别人。”

“别耍滑头！”强盗头目说道，“我知道你的鬼主意，我们一闪开，你就赶车逃跑。对吧？”

驾车人略一思忖，很快回身把马从车辕间卸下来，牵到车旁，把缰绳在车轮上打了一个“胡子扣”^③，然后举起刀，说道：“闪开点儿，两个送死的人过来吧！”

人们真的闪开了，让出了一个足够三个人施展刀法的空场。

周围的强盗又在跺脚助威了。

“开始！”强盗头目喊道。

古斯克和巴热勒开始向驾车人进攻。后者一边巧妙地躲闪，一边讥笑着说：“你们是哪位蹩脚的祖师爷传授的刀法？没有一点儿路数！古斯克还不如土拨鼠，巴热勒纯粹是条狗！”

古斯克和巴热勒被骂得性起，进攻得越来越猛烈。三个人很快被耀眼的刀光包围了，刀片频频相击，发出阵阵令人心悸的铿锵声。围观者兴奋得欢呼起来。

突然，古斯克和巴热勒的大刀同时向后退的驾车人劈去。这时，只听驾车人一声巨吼，身体早已旋到进攻者的身后，只见他飞起两脚，那两个倒霉的对手“噗”的一声，脸朝下倒

① 古斯克即狼的意思。

② 巴热勒即虎的意思。

③ 这种扣，只要一拉绳头即可解开。

去。驾车人发出一阵狂笑，并把大刀朝空中抛去。

正在强盗们被这个惊人的场面弄得目瞪口呆的时候，驾车人一个箭步蹿到马车前，伸手去拽缰绳。只要有几秒钟的时间，驾车人就会腾身上马飞驰而去……

然而，驾车人并没有跑掉。因为正当他的手已拽住了绳头时，突然有一只热得发烫的手抓住了他的腕子。驾车人恼怒地扬起左臂，准备把又大又硬的拳头猛击过去。

“放下！格力图尔。”

象是从天外飞来的女人的说话声，一下子使疯狂的格力图尔驯服了。他放下左臂，右手松开缰绳，猛地跪下去，哭着喊道：“班卡妈妈……”

“起来，我的孩子。”巴兰森格深情地说，伸手拉起格力图尔，并递过去一块手帕，“擦擦你的脸，满是灰尘了。别生这些莽汉的气，连我也一时没有认出你来。”

那些向车旁围过来的人得悉面前的人是格力图尔，都大吃一惊。他们知道，格力图尔即将成为首领的贵婿，惹下他，那还了得？但他们看出，微笑着的巴兰森格并没有怪罪他们的意思，才放下心来，纷纷除去遮面的蓝布，向格力图尔道歉，最后用一阵开怀大笑结束了这场小小的误会。

巴兰森格看了看倒毙的商队，对部下说道：“把东西运回山寨！”

人们兴奋而响亮地答应一声，迅速向驿路北边的一带丛林奔去，那里隐藏着他们的坐骑和运载货物的车辆。

驿路上暂时寂静下来，巴兰森格问道：“格力图尔，你们的事情一定很顺利吧？”

格力图尔愉快地说：“非常顺利。实在痛快！”接着，他就把三天前如何围攻王府，色旺诺尔布桑保王爷如何为情势所逼，

不得不毁墙出逃；起义者穷追不舍，将王爷围困在格根庙，并历数王爷四十八条罪状，王爷知道大势已去，不得不引咎自责，舒颈投缳的经过，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最后结束道：

“……就这样，这个干尽坏事的王爷被我们捧到地狱里去了。”

巴兰森格点头赞叹道：“干得真漂亮！我替你们高兴……”她略一停顿，接着问道：“乌日娜金找到你了吗？”

格力图尔脸一红，说道：“我们一直在一起。她很快活。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离开格根庙，快马加鞭赶回王府，希望从此能不再离开你。可是，当我们跳下马背，奔进王府时，才知道你又返回山寨了。”

巴兰森格叹了口气说道：“是呀，我返回山寨了……我及时地离开了我不该久留的地方。”

格力图尔瞪着疑惑不解和期待的眼睛，盯着巴兰森格紧蹙的双眉，问道：“班卡妈妈，你为什么不愿意和我们在一起？”

“不愿意和你们在一起？”巴兰森格似乎在向自己发问，并微露焦躁和痛苦的心绪，来回踱了几步，又抬起沉思的眼睛，怜惜地看着格力图尔，“不，你不明白……你没问问额勒瓦奇尔吗？”

“他说，你更习惯流寇生涯，不喜欢义军的拘束和有条不紊。他还说，你不仅要回山寨，还打算离开哲里木盟。但他的话，我一句也没听懂。”

“是呀，我是打算把人马带到东辽河，那里早有人来找我入伙。这一点，额勒瓦奇尔说对了。但他说我不喜欢义军，那是不对的。我怎能不喜欢义军？那里有我的同乡，有我最爱的人……唔，格力图尔，我问你，你来找我，是给我送行还是想挽留我？”

“我受很多人的委托，请你回去。”

“委托……”巴兰森格沉吟道，“很多人？有乌日娜金吗？”

格力图尔惊异地说道：“你怎么了，班卡妈妈？女儿要比别人更盼望母亲的。”

“那么，她为什么不同来？”巴兰森格飞快而严厉地说道，“难道你们不知道，女儿的挽留要比其他人更有力量吗？”

格力图尔极力解释道：“她刚刚获得一套非常漂亮的毡帐，正忙于在里面布置。她说，她等着把你迎进这座毡帐……”

巴兰森格生动而矍铄的眼睛里曾一度闪射出兴奋的亮光，很快又黯淡了。她那仍旧很细腻很动人的脸上十分凄楚地抽搐几下，然后无力地垂下头，喃喃自语道：“看来，她对一切都很满意，她不需要母亲的抚爱了……”

格力图尔弄不懂自己的哪一句话刺伤了巴兰森格的心，显得委屈和急切地说道：“不，班卡妈妈。乌日娜金……”

“不要说了！”巴兰森格严厉的口气，使格力图尔感到骇然地闭拢了嘴巴，“不要说了……”她又重复了一句，但这一次却象从胸膛里滤出的沉重而悲哀的呻吟，令格力图尔心里一阵寒栗。

过了一会儿，巴兰森格激烈起伏的胸脯终于平复下来，用那失神的眼睛扫了格力图尔一眼，长长出了一口气，尽量放轻声音道：“我明白了……是的，明白了。我不再是她想象中的母亲，那个母亲名叫班卡。我是巴兰森格，是个失去了母性温柔的比男人还可怕的女强盗。——听着！”她挥手制止住要说话的格力图尔，然后看着格力图尔焦躁不安的脸，继续说下去，

“有她和你在一起，我可以放心地离去。你要多关心她，替我……”巴兰森格说到这里，嗓子里一阵哽咽，说不下去了。

格力图尔的心急成一团火，涨红的眼睛里涌出一汪又辣又涩的热泪，他猛地伸手抓住巴兰森格的胳膊，大声说道：“你永

远是我们的班卡妈妈，永远……不要丢下我们，我们需要你……”

巴兰森格闭上眼睛，听着格力图尔从心灵里发出的真情的呼喊，似乎受到了感动。但她尽力克制着自己，向自己不断发出警告，坚定着经过深思熟虑所作出的抉择。当她又睁开眼睛时，格力图尔心惊胆骇地发现，她那双深邃的眼睛里已见不到刚才还闪动的悲哀和凄凉，却充满了凛然、冷峻和逼人的光。

“格力图尔，不要说了。我心里非常清楚。你们有额勒瓦奇尔，我在这里是多余的。”

“两个人领着我们干，总比一个人强。额勒瓦奇尔才智超群，面善心慈，你们会合得来的……”

“你相信他也希望我留下吗？”

“我想他是希望你留下的。”

“傻瓜！你车上装的是什么？”

“是额勒瓦奇尔叫我带给你的。他说，如果你实在不回去，就算他赠送的旅资。”

“我早就猜到了，哼！‘如果实在不回去……’你还不明白吗？格力图尔。”

“不，不明白。”

“那你就回去慢慢想吧。我对你说，格力图尔。我如果想留下，他撵不走我。我不是为了满足他的愿望才决定离去。不是的。假如我提前半天接到你们叫我下山的邀请，假如我带领人马下山时你们还没有攻破王府，假如追击王爷的是我的部下，也就是说，假如我和你们一道拼杀过，那我会毫无愧色地站在额勒瓦奇尔的身边，去做你们的领袖。可事实并非如此，我是作为一个局外人被你们的威严的统帅客客气气迎进大殿的。难道我会允许自己无尺寸之功而去收获你们的胜利果实

吗？”

“班卡妈妈，你过虑了。打破王府，围攻格根庙，你在不在都一样，我们取胜的信心至少有一半是你给的。我们会永远尊敬你……”

“不对，格力图尔，你说的不对。这不会一样。你们的一千多人里，并非个个都是格力图尔和奈曼乌勒。当我在王府里接触了高贵的额勒瓦奇尔和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后，我就看出了我在未来的日子里将充当怎样可悲的角色。我是宁可远走他乡，也不甘心仰人鼻息，受人冷眼，被当作寄人篱下强颜作笑的食客！”

格力图尔知道自己在用语言表达思想和说服别人上是个低能儿。但他不认为巴兰森格说的无可非议。在他看来，额勒瓦奇尔是个忠厚的长者，心胸象草原一样宽阔，绝不会容不得人。肯定是巴兰森格太多心了，而且又固执又偏狭。

此时，巴兰森格的部下已骑着马或赶着车返回到驿路上，并立即着手装载商队留下的全部财物。有人把一匹高大的坐骑牵到巴兰森格的身边。

巴兰森格接过缰绳，对沉思中的格力图尔说道：“格力图尔，你不必再多费唇舌了。谁来挽留都没有用，包括乌日娜金……”

“那我们就和你一起走！”

巴兰森格摇头笑道：“你想让人骂我拆义军的台吗？我不会那样干。我把女儿都留下了……”

“可我不能这样离开你。我和你上山寨好了。”

“哪里还有什么山寨？我的大部分人马已叫巴音赛克图带领，昨天就离开山寨了。要不是我们探知有一支商队将经过这里，你是不会这么巧见到我的。回去吧，额勒瓦奇尔的馈赠我